

刘子成  
纪实文学作品选

情与性的展示  
灵与肉的搏杀

# 女子大监狱

哈尔滨出版社

书 名 女子大监狱  
作 者 刘子成  
责任编辑 宋玉成  
封面设计 杨 群 李 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印 刷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50 字数 325千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39-180-0/I·31 定 价:19.80元

---

## 第一章

### ·女囚大迁徙·

太阳碎了。

因为人们已经无法看到她是圆的，只觉得她在“噼噼啪啪”下着带火的燃烧块儿。

八百里盐碱滩，成了蒸煮活人的大笼屉。这里，本来就看不见树木，加之层层叠叠的碱疤痍一望无际，使人感到绝望、恐惧。

几棵远远近近的衰草，像要起火的样子，干得“喇喇”响，一碰就碎。

远方的地平线上，爆起一串昏浊的烟龙。女囚大迁徙的队伍，就在这昏浊烟雾的笼罩中蜗牛爬行般缓缓前进着。

女犯们，她们每个人的囚服胸前，都结结实实有白布书写的名签挂着——

那是服刑犯人的标志：上面写着犯人的真实姓名，监押期间的号码，犯罪性质，以及判刑的年限。

监狱里的服刑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地挂上这种标志名章，便于监狱方面对服刑犯人的管理和监督。

这些女囚徒，原本判刑后，监押在省内的各个拘留所、看守所和男女犯混杂的监狱。为了统一管理，便于改造，省司法厅才拨重金改造了位于肇东、肇源、肇州三肇鼎足的碱土地上自明末清初就落成的东北独一无二的女子监狱。

这批女犯人，是被押解到那里继续服刑的。当然也有这座监狱改造前就住在那里的在押犯。

灰色的人流，步履艰难。

监押女犯的武警小伙子们个顶个十七八九岁正当年，一个个长得英俊，精明。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炎热的天气，他们机警地押着女犯们在盐碱滩上艰难地跋涉着。

小伙子们早已一个个浑身汗透，绿色的武警服装，湿得浸着水。

女犯们也是如此，在这样犹如下火的天气，她们走走停停，人人都是被汗水浸泡着。

“我，我，我快要走不动了……”女犯人，年纪略大于一般犯人的沈林氏，张口喘息，抬不动腿脚了。

傍她而走着的中年女犯胡丽丽，目光里充满仇恨，一颗不安的灵魂总在寻找机会逃跑。

服刑的滋味，使她受不了。

女囚徒们在枪口的看押下艰难地走着，她们不走不行。

所有的犯人，都抬不起脚来，走路时拖得尘土飞扬。

胡丽丽张嘴喘息着走，她把另一只手搭在另一名女犯赵彩萍头上，被她拖拉着走，也好使自己省些力气。

只有老犯人才敢如此欺负新来的犯人。但赵彩萍不属于新犯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她入监以来一直很怕这个性子野得

张口就骂人、举手就打人的胡丽丽。

胡丽丽的眼里仇恨着一切。

队伍中，老犯人沈林氏走得十分艰难，她每往前迈出一大步，就像真魂出窍，时刻有要咽气死去的危险。

但武警们是执行命令的，天热也得催逼犯人快走。谁想不走，也不可能。

老犯人沈林氏，走得汗如雨下，她那张多褶皱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汗水在流。她那脊背上的灰色囚服，湿漉漉的，但仍看到被汗水浸透后剩的盐卤，如同不规整的某国地图。

胡丽丽又走了几步，仰天看看太阳骂道：“操你妈老天爷！天这么热你还下火？让人活不？”

傍她而走的赵彩萍，猫腰下去，用手往外洩洩被汗水湿透的裤裆，说：“我裤兜里抓蛤蟆了，真想扒光腚走。”

沈林氏瞥她一眼，也用手揪揪自己的湿裤裆，笑笑说：“能光腚走敢情好了，风打胯裆一过，凉嗖的，就跟和男人……”

她的话还没等说完，突然，一根镶着金属头的电警棍压在她的腮边。“喇……”电警棍放电，顿时在沈林氏腮边跳起一串幽蓝色的火花儿。

“妈呀……”沈林氏抽筋般猛地向后一闪，险些倒地。她看见身穿警服，怒目横眉的管教队队长马二菊站到眼前。

沈林氏手捂腮边，含泪乞求道：“马队长饶命，我不敢了……”

“还瞎说不？”马二菊瞪着她，举着手里的电警棍。

“我可不敢了。”沈林氏说着，抬起手打自己一个嘴巴，自己骂自己：“这张破嘴，该打，该打！”

马二菊训斥她：“好好走路，蔫巴悄的，能办到不？”她一口东北土话。

“能！”沈林氏答应着，恐惧地看着马二菊。

这位马二菊，人近中年，过早发胖的身体，像只大肥鹅，她的屁股大得像凸出个大号洗脸盆子。她也浑身是汗，被汗水湿透的绿警服、大沿帽全都改变了颜色，有点发黑。她的厉害在犯人中早有传闻，只是这些囚徒从另一个监狱迁徙而来，还不大熟悉她。

马二菊走出犯人队伍，站在一旁，两道鹰隼般的目光注视着少说有五百人，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女囚队伍。她命令她们：“都走快些，一个跟一个，快！”

监狱长黄子兴走了过来。应当说他是个漂亮小伙子，标准的一米七五的个子，长长的分头，被汗水湿得直打缕。他把警服脱下来，放在胳膊弯上挎着，白背心就像刚打水盆里捞出来。他对马二菊说：“天这么热，可别把犯人渴死、热死呀！”

马二菊看看太阳，又看看四周。八百里瀚海，没树，没草，没有水源。一股缥缈的热气笼罩着大地。

马二菊骂道：“妈的，你说这老天爷这几年也犯病了，南方没有北边热。慢慢的咱这疙瘩，也就变成南极了吧？”

“咯咯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马二菊扭头看去，是监狱里才调来有两个月的管教干部张薇薇。

这位薇薇可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据说，毕业时校方原想把她留校任教的，但因她执意要求到监狱工作，说是要研究什么《悔罪心理学》。她说服当文化厅长的老父亲，告别热恋了七年的男朋友，到这块远离人群的地方，到特殊人群里来工作。

张薇薇的讪笑，使农村长大的当过铁姑娘队长的马二菊十分不满。人就是这样：越没文化总想装得有文化，越没水平总想装得有水平。痴人怕笑，这是人之常理。

马二菊把脸子一落，问张薇薇：“我说大学生啊，你乐啥？我

说得不对吗？”

张薇薇正色纠正道：“队长，南极并不热，而且是冰的世界。”

马二菊尴尬地愣证着。

女囚中，有的犯人禁不住捂着嘴讪笑马二菊。

在犯人面前失去尊严——失去威风还了得？马二菊的脸上火辣辣的。本来天气就热，她感到被张薇薇这样一纠正，像放在脸上一块火炭子，她受不了，反击道：“薇薇，咱没你文化高，可越往南走越热这个道理还懂吧？听说广州、海南岛那疙瘩热，印度和赤道国那疙瘩热，南极还在这些地方的南边，会不热？”

张薇薇嘿嘿笑了，说：“马队长，您别忘了地球是圆的，南北两极是端点。而且，这些年气候反差，寒带出现热流，这是太阳出现臭氧空洞的厄尔尼诺温室效应带来的变化，还有森林环境的破坏。”

马二菊不悦地：“得，得，我说不过你。”

张薇薇追上她又解释：“地球物理上解释，最热的是地心，地核儿。”

马二菊狠狠地瞪她一眼：“赶明儿你搬地核住去呗！”她扭达着肥硕的屁股走了，把一股怒气消化到犯人身上。

沈林氏因为年岁已高，走路跟不上趟儿，马二菊举起电警棍又在老犯人肩头电了一下：“快走！”

沈林氏捂着被电击过的肩头，求饶地望着马二菊：“队长啊，我实在撵不上她们。你让我出队列，自个儿慢慢走呗？”

马二菊愤怒了，又电她一下问：“放囚，是不？”她又举起电警棍，“好，你走一步，我电一下，看走动了不？”

“我走，我走我走……”沈林氏哭泣着，“我的妈呀，我怎么遭这么大罪呀……”

“闭住嘴！”马二菊又一声吼叫，吓得沈林氏一哆嗦，她不得

不咬牙坚持跟着队伍。但是，怎么也跟不上，女囚的队伍越走越快，突然间全部疯跑起来。

黄子兴大声喊着：“不要跑，不要跑！”

但，女囚们疯狂跑起来，谁也无法阻止。

张薇薇望着队前。土坡下有一条亮亮的小河儿，河的彼岸长着青青的芦苇。显然，走在队前的女囚发现了水，她们是向那里跑去的。凭心而论，张薇薇多么希望遇上水啊，不仅自己，让女犯们洗浴一下也好啊。

黄子兴大声喊着：“武警，注意警戒！”

马二菊抽出手枪来，举着说：“谁再跑，就开枪了！”

但是，女囚们奔水已毫无顾忌。任两侧握枪的武警全都跑到队前去拦截，她们也毫无惧色。

排头绰号“大洋马”的大个子女犯已经同握枪的武警撕巴着夺路，看样子非跑不可了。

顿时，女囚们疯狂地冲击着武警的队伍，潮水溃堤般向河边跑去。

马二菊枪口冲天，扣动扳机，“啪”“啪”两声枪响，还是没有镇住溃散的队伍。

黄子兴不得不因势利导，大声宣布：“允许到河里面洗五分钟！”

“好啊！”

“黄狱长万岁！”

女囚们跳跃着，奔跑着，还没等来到河边，不少人就已经脱去上衣，甩掉背心，还有人脱掉长裤子，“噗咚”“噗咚”投身入水了。

黄子兴命令武警队长：“快，你带一支队伍，赶快跑过河去，对这段河的两岸警戒，架机枪，放警戒线！”



武警队长跑过去了。

这条河已经接近干涸，水只有齐腰深，跑到水里的女犯们，乱扒衣服，乱喊乱叫。

胡丽雨举着乳罩，对岸上的武警喊：“小白脸子，来呀，大姨亲亲你！”

大个子女犯“大洋马”拍着赤裸的胸脯，双手颠着一对奶子，喊着：“来呀，吃口奶水解渴吧！”

还有的女犯扒光了腩，在水中一蹶一蹶地喊：“都来看啊，正经的黄花姑娘。”

不知哪个女犯，“噼噼啪啪”拍着自己屁股喊道：“黄狱长，我比你老婆嫩绰，白！”

女犯们翻天了。

那些犯有流氓罪的女犯，长期囚禁、困惑使她们都染上了露阴的怪癖。这些迁徙中的女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因性犯罪而入狱的。她们已没有羞耻感，拘押久了，对抗心理越来越强，越来越敌视监狱里的一切。好容易有了迁徙机会可以到大墙外面来见天日，来看男人，她们疯狂表现自己是不足为怪的。发泄是她们的本性，也是一切动物的自然属性。

黄子兴是男警官，他是不能看河面的。他不看也会刺到被关押久了的女囚，女囚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黄子兴长得年轻，其实他已不是青年小伙子了，过了而立之年进入不惑之年的他，近二十年的工作都在女子监狱里：秘书，管教科长，政委，这又兼着监狱长。他对这些女犯的了解熟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就像背一本法典。

女犯们在河里的喊呼声，越来越难以入耳。

马二菊气呼呼地拎枪走来：“黄狱长，你这决定可倒好！这帮玩艺儿都疯狂到了透顶的地步！有的犯人在水里互相接着，

还……”

黄子兴把手一摆：“你去看着她们，千万别跑人，洗一阵儿就上岸集合。”

“嗯哪！”马二菊答应一声，转身走了。

河水里，一色的女囚徒。她们有的扬水仗；有的挖河底下的泥巴互相往赤裸的身子上抹着；有的洗衣服；有的洗头发；还有的互相挑逗着做下流动作……

形成包围圈的武警，一色小伙子，他们不得不脸朝外面，回避河里的女囚。可是有的女囚却专门用话用水向武警们挑逗留情。当然，武警战士是严肃的。

胡丽丽一看武警们全都脸冲外站着，不敢看河里，她悄悄来到低头洗头的赵彩萍身边。像男人搂女人那样，一下子从后面抱住赵彩萍。

两个人都扒得一丝不挂。

胡丽丽冲赵彩萍叫着犯人代号耳语：“371，走。”

“能行吗？”赵彩萍抬起还往下流水的头，问。

胡丽丽指着岸上青青的苇丛，那意思告诉她，钻进去是可以逃走的。

赵彩萍会意地点点头。于是，二人一边装做互相往身上撩着水玩，一边向苇丛靠近。

老犯人沈林氏坐在水里，用两只鸡爪般的瘦手搓着两个干瘪奶子之间的汗泥。她坐的地方正好面向苇丛。当然，胡丽丽与赵彩萍的行动，她是一清二楚的。她又扭头看了看警戒线上背向水面站着的武警，也悄悄地向苇丛接近……

女犯们在水里的疯狂，达到了不可制止的极点。她们吵吵巴火调情叫骂不算，还有的犯人做起了极其低下的动作。

马二菊站在河岸边，大声吵着、骂着：“牲口，都是牲口！不

许往一块儿堆凑，自个儿单洗！”

然而，没人听她的。对于那些女犯，好像这是人世间最后一次嬉闹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哨音响起来。女犯们，管教们、武警，都为之一愣。

黄子兴怒冲冲喊道：“全部集合！”

马二菊拎抢跑到水边，对水里的囚徒们：“都上来，赶快穿上衣服，上来，上来！”

所有的女管教们，都来到水边，低一声、高一声吆喝囚徒们赶快上岸集合。

女犯们不得不失望地拖着滴水的身子缓缓向岸上走来……

## 第二章

### ·三个女逃犯·

河面平静了。

上岸的女囚们，穿着刚被水浸过的湿衣服，滴着水站成三列横队，面向站在土坡上的监狱长黄子兴。

监押的武警队伍，把警戒线已经收缩到河的这一岸，离囚徒只有十几步远，荷枪实弹机警地扼守着。

女管教们全部站到队前，听黄子兴训话。

黄子兴穿着绿色的警服，警帽、领钩、纽扣，全都按标准的警纪戴正结好。他异乎寻常的愤怒，对女囚们训斥：

“犯人，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尊重自己呢？”

队列里静静的。所有的女囚也许经过了烦躁，被水洗浴后变得安静了。

黄子兴接着说：

“这一次监狱大转移，把全省判处十年以上的女犯，转移到我们监狱去集中监押，集中管理。是我党‘改造、教育、挽救、感化’八字方针之英明，我们监狱自明末清初就是关东独一无二的女子监狱。那里的条件，要比你们过去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地方条件好得多……”

监狱长在队前训话，女囚们在队伍中禁不住交头接耳，悄悄议论。她们这些犯人，看什么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入耳。抵触情绪使她们对监狱提出做任何一件事，讲任何一句话，都能唱出反调儿，提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来。如果仅仅是问题，正确或不正确的明着提出来也就罢了，可她们的抵触情绪，却往往是充满敌意的小声叨咕。

当黄子兴说到将去的监狱条件很好时，女囚们却私下小声议论：

“有男人吗？”

“家属接见时，让同房睡觉干那事吗？”

黄子兴没有听到女囚们的议论，他兴致勃勃地讲着：

“监狱的条件好，一个人睡一张铁床，只不过上下层两床一对、两床一对地并放着，比大通铺强啊。还有，监舍里有洗漱室，有读书室……”

女犯们不听他的，议论又悄悄地开始了：

“哎！有梳妆台，奥琪粉吗？”

“有避孕套吗？”

黄子兴最后要求道：

“天黑前，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赶到监狱，伙房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饭菜。希望大家遵守纪律，再坚持两个小时，天暗下来就凉快了。”他讲完话，对马二菊：

“再点一下人数，然后出发！”

“是！”马二菊立正回答。

女犯们报数也是无精打彩的，声音含糊不清，吐字有高低：

“一，二，三，四……”

最后一个犯人报完数，三列队最后一排的女犯把手一举，喊道：“满伍！”

马二菊嘴里叨咕着：“三列三百，三七二十一，外加三六一十八……”她扭身向黄子兴立正报告：“报告狱长，一个不缺！”

但黄子兴没有理睬马二菊的报告。他的目光正望着女囚队伍的最后一排，他发现后排与前排队伍不齐，而且，当他用目光盯着那几个队伍不齐的女犯时，犯人们便自动地左错右错，故意串动着。

黄子兴眼睛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他大声命令：

“第一排，注意听我的口令：向前五步走！”黄子兴喊着口令。

“嚓嚓嚓”前列队伍向前迈出五步，立正站着不再动了。

黄子兴又对第二列命令：

“第二排，向前三步走！”

第二排的囚徒，整齐地向前三步走，停住了。

黄子兴望着第三列，闪出三个空位子，傍空位站着的女犯，有意识地想往一起靠过去。他怒了，厉声指着：

“都不许动！说，那三个空位都是谁？”

女犯们不情愿地，但又不说不行地报告着：

“305号犯，胡丽丽。”

“371号犯，赵彩萍。”

“393号犯，沈林氏！”

黄子兴怒不可遏地指着武警队长：“赶快追捕！”

“是！”武警队长领命后，向黄子兴敬礼，转身去率领武警队

追捕去了。

黄子兴又对马二菊、张薇薇、邱莹三位管教干部说：

“这里的犯人，由我和其它管教干部带回去，你们立即对苇丛进行彻底搜查。万一搜查不到，你们三个人立即到哈尔滨追捕，不抓到逃犯，决不能回来！”

“是！”马二菊代表两名管教接受任务。

马二菊和两位战友接受追捕任务，她们自然知道这项工作的艰难。好在昨天到省司法厅犯人周转站接收这批犯人时，丈夫张德顺给自己烙的白面油饼，熟咸鸡蛋尚没有吃完。她把那个装食品与牙具的挎包背上，对两位站友说：“我们走！”

天色暗下来了。

远方的地平线整齐得如同刀裁，一轮血红的沉阳正要与地平线亲吻。在太阳返照余光的照射下，盐碱滩上的鸟儿振翅飞着、叫着去寻找归栖的宿林。但盐碱滩上什么也没有，真不知这鸟将飞往何处？

监狱长黄子兴领着远途跋涉的女囚们，已走上一道土岭。落日把西天烧得通红，这一队人的剪影也变成黛色的流动体。

天，完全黑下来了。

寂寥的苍穹，安谧而辽远。几许星盏刚刚睁开笑咪咪的眼睛。一轮又圆又大的银白色的月亮，似一块银白的盘子挂在远远遥远的天空上。

初秋时分，苇花变得轻如棉絮，白花花的，远远望去又像是一片落地的云雾。

隐在苇丛里的305号胡丽丽与371号赵彩萍，悄悄向公路边上爬行，她们想越过公路，钻到隔道相望的那片大得无边无际的苞米地里去。

刚才，那一阵疯狂的奔跑，她们也顾不了许多。逃，心里只

有这一个字。极端的恐惧心理是怕万一被武警发现捉回去。在押犯人没有一个不知道逃跑被捉住的后果是多么严重。除了挨批评,遭刑械,受监禁外,一个最大的也是犯人最忍受不了的打击是增加刑期。

刑期,就像一条盼不到源头的昼夜之河。人监犯人,从第一天起,没有一个不早盼日头升、晚盼日头落的。因为度过一天,刑期就少一天。刑期逐渐熬过去,就是希望的到来,就可以出狱,就可以自由,就可以同家人团聚。

作为女人坐监更难,她们犯了罪,入狱后受了与世隔绝的囚禁,她们无一不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母,自己生养的女儿。人想人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难受又折磨神经。

胡丽丽跑在前面,她扭头过来,低声问赵彩萍:“371,你没事吧?”

赵彩萍冲她点点头说:“305,你呢,没事吧?”

“嗯,”

她们爬行到一起,卧在苇丛密集的一小块没有水的地方。

胡丽丽问赵彩萍:“逃出来了,你准备去哪?”

赵彩萍不假思索地说出真心话:“我丈夫一年多没来信了,也没到监狱看我。我想去看看他。”

“看他干啥?”胡丽丽问。

赵彩萍说出了心里的忧虑:“我看他一眼,只要他不变心,说还等我,我转身就再返回监狱去。”

胡丽丽摇头冷笑:“男人,根本就靠不住。我接触过的男人多了,哪一个不是跟我山盟海誓!可细细想来,他们起誓盟愿说这些话的时候,无非想占有你。可当他们手蹬脚刨地在你身上发泄够了之后,在那种满足后的笑意里又总是透露出视我们为玩物、为俘虏,表现得看不起,就好像离开他们不行。唉



……”胡丽丽长长叹口气，又说：“男人，没有一个不想贪占女人的。他碰上你时垂涎三尺，要是睡不上，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可睡过你之后，尤其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保准他不去睡别的女人？你丈夫也是如此！”

“不，不不。”赵彩萍一再摇头否认，她虔诚地说：“我丈夫待我的好处，我是用语言不能形容的，我只能偷偷地笑在心里。就是我每次回味起来，他给我的幸福，以及做女人应当有的满足，他都给了我，我在监狱里是个安慰……也正因如此，我才在入狱前发了疯似的弄钱，设计好家庭。逐渐地，挣的钱已不够添置高档的东西，我才贪污了十八万元巨款，判了刑。我完全是为了他啊……”

赵彩萍说得动情，对与丈夫生活时的每一个细节，她都回味得淋漓尽致。这个成了阶下囚的女人，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仍然如痴如醉，即使犯了罪也不后悔。

胡丽丽听了，禁不住发出一声声冷笑，她对赵彩萍说：“凭我对男人的体会，你丈夫既然已经一年多没有信来，说不准已经勾搭上了别的女人。”

“不，不不！”赵彩萍仍否认她的话，不停地摇着头，“他不是那种人。”停了一会儿，她们又向前爬行着。赵彩萍问胡丽丽说：“我说，你逃出来了准备去什么地方？还是找哪个野男人吗？”

“不！”胡丽丽说得很肯定，“我去看我女儿。”

“谁相信！”赵彩萍撇着嘴，“你十三四年前就扔下五岁的女儿到处乱跑，逛大城市，陪野男人睡觉，咋又突然想孩子了呢！”

胡丽丽叹口气，说：“彩萍，实话跟你说吧，我被判刑十六年，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十三年了。刚进来的时候，除了想我睡过的那几个男人之外，谁也不想。丈夫是个不中用的男人，他从未在性生活上给过我满足。当然，他的那点工资更是不能满足我的